

民族研究译丛

(4)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印

内 部 资 料

昆明市新村印刷厂承印

厂址：弥勒寺新村138号

1983.11.

目 录

东喜马拉雅民族（第一篇）·····	（1）
〔印度〕S. T. 达斯著 王筑生译	
蒙人史·····	（54）
J. Mottin 著 赵学莲译	
从南方民俗看古代日本·····	（97）
〔日〕荻原秀三郎著 朱桂昌译	
关于雅美人·····	（111）
〔日本〕马渊东一著 张崇根译 陈观胜校	
人类学的领域·····	（135）
〔美〕维克多·巴尔诺著 李开贤译 王筑生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学实地调查工作·····	（158）
〔苏〕И. 切博克沙洛娃 H. 切博克洛夫著	
周光大译	

东喜马拉雅民族

[印度] S·T·达斯著

王筑生 译

[编者按:本刊从本期起分三次刊载印度人类学者S·T·达斯所著《东喜马拉雅民族》一书全文。

印度阿萨姆邦位于印度最东部,面积七万八千五百平方公里,人口一千四百六十三万。该邦境内民族众多,并且,这些民族在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方面有很大差异,因而,阿萨姆邦素有“人种博物馆”之称。《东喜马拉雅》民族一书对阿萨姆邦内三个重要的族群(迪马萨·卡查里人,米基尔人和泽米·那加人)分别作了较详细的民族学描述,并对他们在体质、文化、历史、经济生活方面的异同进行了对比研究,是一本有关阿萨姆的民族学专著。该书出版于一九七八年,所用材料较新。由于阿萨姆北与我国西藏自治区接壤,东与缅甸交界并靠近我国云南省怒江州独龙江地区,故该书对有关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的民族学研究,尤其对拟议中的川藏滇边六江流域民族科学综合考察工作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该书作者达斯,印度人类学者,一九三五年生于印度巴纳拉斯,曾在巴纳拉斯大学攻读地理专业研究生,获硕士学位。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二年他曾获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研究生奖学金并兼任讲课,并应邀在蒙特利尔大学和麦吉尔大学讲授印度地理。他曾被选为伦敦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和纽约美国地理学会会员。目前,他协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NCERT的教学

和成人教育计划工作。

达斯也是一位重要的军事科学著作家和科学著作家。他的主要著作有：《世界土著部落》，《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人类的故事》，《印度军队的历史和发展》，《战争艺术导论》等。他还是印度《人类学》杂志和《人类科学》杂志的编辑。

全书共三篇。正文前有印度兰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L·P·维德雅蒂教授为该书所作的序和作者本人前言各一篇，在此一并刊出。文中所附地图及附图系按原书复制。

—序

印度的阿萨姆邦，有许多不同种族，不同语言族属和不同文化的民族，其中，迪马萨·卡查里人，米基尔人和泽米·那加人组成了阿萨姆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些人被认为是阿萨姆的最早期移民之一，他们分布在布拉马普特拉河谷、阿萨姆北部、南部和东南部，构成印度东部印度——蒙古人种的极重要一群。

在这本书中，作者试图研究这些部落的居住地，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况，以为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提供一个地区性的介绍。本书对阿萨姆的这三个主要族群的文化对比及类似点也作了研究。它特别侧重于这些部落的由其环境所决定，并作为对环境的一种直接反应的生活方式以及来源于这些山地部落居民的丰富想像的奇特的信仰。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神化和传说，都是他们对外界自然反应的结果，都是对生活的奥秘的一种探索。

虽然我们有许多关于阿萨姆的专著，但是这项有关三个典型部落的生活和文化的概括研究仍然提供了一个阿萨姆丰富多彩的部落的全貌。

本书作者达斯先生，具有多方面的阅历，是英国和美国地理学会会员，剑桥国际人名中心会员。他游历甚广，经验丰富、知识渊博，是若干本知名著作的作者和人类学杂志的编辑。

我深信，这本书将会受到人类学研究者们的热烈欢迎。

从该地区地理政治学和人类学的重要性的观点来看，这本书也是值得早日发表的。

L.P.维德雅地 (L.P.Vidyardi)

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协会和印度第十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协会主席

一九七八。五。二十五于印度兰奇大学

前 言

印度是一千二百多万未开化民族的祖国。许多世纪以来，这些未开化民族在这个国家的边远地区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正是这些民族的存在，才使得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有机会评价直接的环境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米基尔人，迪马萨·卡查里人和泽米·那加人是其中最重要的部落，这三个部落都生活在阿萨姆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林莽之中。

这些部落居民的生活简朴而平静，且通常是艰难的。但是，他们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无数有趣但十分奇特的神话和传说。正像印度人珍爱史诗《罗摩亚那》和《摩诃婆罗多》或基督徒爱读《圣经》故事一样，阿萨姆这些部落的居民也喜欢讲述或聆听这些古老的故事。对于他们的环境，他们常常会有动情的反应，但是就年长的一代人来说，他们的神话故事似乎已经包罗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本书试图研究这些民族的聚居地、经济和社会情况，从而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一个地区性的介绍。本书对阿萨姆的这三个族群的文化对比及类似点也作了研究。该书第一部分论述迪马萨·卡查里人，第二部分是米基尔人，第三部分是迷人的泽米·那加人。

这本简要的著作是为填补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地理学的专题文献的空白而撰写的，因此特别侧重于这些部落的由其环境所决定，并作为对环境的直接反应之一的生活方式以及来源于这些山地部落居民的丰富想像和奇特信仰。他们的种种神化和传说，都是这些部落对他们外界的自然反应，是对生活的奥秘的

一种探索。现今还没有关于这些部落社会经济发展的固定的模型。他们是一种十足的和严格意义上的农业民族、依赖于向他们提供耕作机会的直接环境。虽然在他们的风俗中，一些是奇特的，另一些好像是在所有各级都起作用的合作制度，然而本质上都是民主的。

在一本像这样的著作中，作者须得感激各有关当局、作家和批评家所给予的援助。是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批评；还应该感谢那些使本书作者从他们的著作中获得启示和作过引证的那些人。在这里若有疏漏，那是不审慎的。

特别应该在此提到的是兰奇大学人类学系的 P·达希·夏尔马博士 (Dr. P. Dash, Sharma)，新德里印度中央注册处副处长 B.K. 罗伊博士 (B.K. Roy)，印度全国地图组织的经济地理学家 N. D 巴塔查雅博士 (Dr. N. D. Bhattacharya) 和环境保护学会，印度政府工业部长 P. S. 帕马尔先生 (P. S. Pamar)。是他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帮助和批评性建议。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统计学系 A.C. 赛因博士 (Dr. A.C. Singh) 和渥太华大学地理系 M·普拉赛德教授 (Prof. M. Plasad) 帮助我安排该书的资料，谨在此表示谢意。

我衷心地感谢兰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 L.P. 维德雅地教授。他好意地审阅了该书的手稿并给予建设性的建议，还特为本书作了序。

插图来自多处。我特别要感谢新闻情报局的古帕塔先生 (Mr. Gupta) 的迅速和及时的帮助。我还应该感谢我的好友希里·那林德·萨加尔 (Shri Narinder Sagar)，是他使本书得以早日出版。

还应该提到我对我女儿尼维蒂塔和苏南蒂塔 (Nivedita and Sunandita) 的深切谢意，他们给了我不断的帮助和始终

的合作。

我的妻子米娜·达斯(Mina Das)在本书写作的每一阶段都与我共同承受了反复思考和修改的艰辛,我的最深沉的理智的和个人的感激之情应给予她。

我的最后的,但不是最小的真诚感谢给予那些我引用过其著作和得到其帮助的人们。

目 录

第一篇 迪马萨·卡查里人

第一章 导 言

第二章 历史、分布和体格特征

第三章 经济生活

第四章 宗教、社会及社会结构

第五章 生命循环和信仰

第六章 家庭、氏族、亲属关系和同其它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第七章 住所、服装及饮食习惯

第八章 环境卫生设施和娱乐

第九章 语言和文学

第一篇 迪马萨·卡查里人

第一章 前 言

印度的阿萨姆邦，有着许多不同种族，不同语群和不同文化的民族，其中的博罗·卡查里人（Boro Kacharis），或称博多人（Bodos），组成这些民族的重要部分，他们被认为是阿萨姆最早期的移民之一。他们曾一度建立过强大的王国，国都先是在迪马浦尔（Dimapur），后来在买滨（Maibong）和喀什浦尔（Khaspur）。他们分布在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共和国北部布拉马普特拉河谷，构成印度东部印度—蒙古人种的极重要的一群。他们之中居住在东北部沿喜马拉雅山麓的分散的小村庄以及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分散地区的那些居民，已经与邻近的民族融合起来了。虽然在阿萨姆河谷他们被称之为“卡查里人”，但是他们还是自称为“博罗人”或“博多人”。这个部落中一部分人已经逐渐变成了讲阿萨姆语的印度教徒，并且他们自认为其身份比卡查里人要高；这部分人通称为科奇人（Koches）。在布拉马普特拉河谷，这个部落的绝大部分人是集中在高尔帕拉（Goalpara），坎鲁浦（Kamrup），达兰奇（Darrange）和瑙冈（Nowgong）等地区。此外，他们还沿布拉马普特拉河曲部居住，还居住在加罗山地（the Garo Hills）；该山地的加罗人（Garos）同他们有着密切的姻亲关系。加罗山以南，他们分布在北买门赛（Mymensingh），那里的已经半孟加拉化了的哈琼（Hajong）部落明显地与博多人同源。在北卡查尔山地（North Cachar Hills）边境区和迪马浦尔还有两个特殊的集团，称之为迪马萨人（Dimasas）和梅奇人（Maches），他们也自称是博多人或卡查里人。在苏尔马河

谷 (the Surma Valley) 的南部山脉边缘, 还有蒂佩拉人 (Tipperahs), 其语言为古博多语的一个支系。

曾经做过许多努力以弄清该地区居民对其起源的意见, 然而绝大多数村民对此实际上一无所知。虽然他们中一些人认为他们是比马(Bhima)的一个妻子希林巴(Hirimba)的直系后裔, 可是这一类神化般的起源说在印度的印度教徒中却是共有的。

高哈蒂大学部落文化和民间传说研究所的研究学者斯里·M·M·布拉马 (Sri M.M. Brahma) 在其《博多人的民歌》集中评论说: “就博多语而论, 无疑问的是, 该语言词汇极为丰富, 并且以其音韵独特而著名。” 尽管这种语言不仅在阿萨姆, 而且在西孟加拉也广为通行, 然而却没有博多语字母本身。希里·加音, 巴苏马塔里 (Shri Gahin Basnmatari) 在1963年11月22日的 Asom Bani 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博罗语字母》(“Boro Lipi”)一文称, 在布拉马普特拉河谷, 博罗·卡查里人在博多文学创作中同时使用阿萨姆和罗马字母。从远古时代起, 居住在高尔帕拉, 达兰奇和场鲁浦地区的博多人就用阿萨姆字母编写了博多歌谣、诗歌和戏剧, 并且, 第一种博多刊物“比巴尔”(Bibar)也在1923年用阿萨姆字母出版。由于文化的相互作用, 人们会发现, 阿萨姆语和博罗词的单词在彼此的语言中都出现。卡查里的土王们在其统治时代曾以极大兴趣来繁荣和发展阿萨姆文学。S.K. 布杨 (Bhuyan) 博士在其《卡查里布朗吉》(Kachari Buranji) 一文中详尽地讨论过这一点。据他的观点, 卡查里的一个王曾经是把《罗摩亚那》译为阿萨姆文的马德哈·坎达里 (Madhab Kandaji) 的保护人。

这个共同体的居民大多数能使用两种语言, 即他们彼此间候用自己的博多方言, 而在同相邻的阿萨姆人交往时则以阿萨

姆语为交流媒介。

种族和体征

考虑到卡查里人与加罗人以及被称之为迪马尔 (Dhim-al)、丘蒂亚 (Chutiya)、科奇 (Koch)、拉巴 (Rabha)、梅奇等不同名称的部落在语言上的亲属关系这一点,许多作者认为在这些部落之间存在着某些民族学联系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没有详尽的人体测验学资料,则在某种限度内是很难说他们之间存在着这种种族亲缘关系的。某些学者,如 S.K. 查特基 (Charterjee) 教授,把博多人包括进印度——蒙古人种,而哈登 (Haddon) 则在这些部落中发现了长头阔鼻(前德拉威族)的种族因素。在体格上,该部落的男人和女人一般却是中等身材,发育良好,强壮而健康。

宗教, 社会等级和共同体

这里的村民们一般自称是印度教徒,虽然其中一部分是在婆罗吸摩(梵天)·萨马基 (Brahma Samaj)——一种改革教派——的影响之下。婆罗吸摩、萨马基教信奉者采取一种新的多神崇拜方式。同他们的社会活动有关的所有宗教部分都按照印度教礼仪进行操演。在这个婆罗吸摩派中,一年一度的节日是“马哈拉雅”(Mahalaya)。人们举行贯穿整个“效忠仪式”(homa Ceremony)的宗教典礼操演和经常性的献祭以烧掉宗教经文中称为“Slokas”的妖法。其余的自称为印度教徒的非婆罗吸摩信奉者仍忠于他们的传统的部落神祇,他们至今仍每年一度地举行一种叫做“凯拉伊”和“加牙”(Kherai and garja)的共同体崇拜仪式。他们相信有一种看不见的精灵存在并积极地干涉人们的事务。他们认为这种精灵会像邪恶的妖精一样使人致病,带来天灾;这种精灵多半怀着险恶的动机,对人类有极大祸害。人们只有经常地向他们家族的神“巴涛·博多”

或“迈瑙”(Bathau Bodo or Mainao)献祭稻谷、香蕉、猪、羊、家禽等，并举行凯拉伊礼拜和加亚礼拜才能克服它们。由于混神现象，他们自然地喜欢把本部落的神祇同印度教的男女众神等同起来；巴涛与湿婆，迈瑙与拉克希米(Lakshmi)同为一体，这是其受婆罗门教影响的一个典型特征。

语 言

该民族的语言为卡查里语。讲这种语言的有博罗人、博多人，加罗人，哈琼人、拉隆人、梅奇人、拉巴人、丘蒂亚人和蒂佩拉人。在1961年人口调查报告中，据印度语言学家调查认为，这种语言是属于汉藏或藏汉语系的一个分支的藏缅语族下的一个语支。

由于居住在平原的卡查里部落与阿萨姆族居住在一起，而且他们并不是大聚居，所以他们必须学习阿萨姆语。他们与邻族交谈时都说阿萨姆语，而他们内部则说他们自己的语言。随着他们部落个性的独立和新的觉醒·卡查里人现在已经明确地在努力重新发现他们的存在和他们古老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和信仰。1961年的人口调查显示，讲卡查里语的博罗人有280343人，此外，讲这种语言的迪马萨，卡查里，拉隆和拉巴人分别为32077，64421，10576和38308人，同1951年人口调查数字相比较，这些数字不能不显示出这些平原部落现在正全力以赴地重新发现他们自己。卡查里人现在已开办了使用他们自己母语的小学，并且，要在他们聚居地区开办用卡查里语授课的高一级的中等学校和高中的呼声日高。

在其共同体生活方面，这里的村民们组成一种象是大联合的家庭。在这种家庭中，人们共同分享欢乐·痛苦、喜悦和忧伤。不论在单独的或公共的场合，也不论是在社会生活抑或经济生活中，只要需要，人们总是互相合作和帮助。他们深深地

喜爱自己的世俗的和宗教的风俗习惯。每当年轻人歌唱和舞蹈时——他们在这方面是极为富有的——他们就会忘却生活的烦恼。卡查里人中婆罗吸摩教信徒们与那些将要来到他们的教义的天穹下的人们仍然保持着亲戚关系的纽带，在这两派之间的通婚关系依然流行。

这个民族爱好和平，生性随和。他们之中的任何争执仍然依靠“冈波拉”（Gaonbora）来解决而几乎勿须诉诸于“卡查里萨马基”——一个以自己独特的裁判规程来掌握整个司法制度的高一级组织机构。但是改革之风已经吹起，这个风景绮丽的山地中的补稚的居民们迟早会被卷入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度的漩涡；但愿他们能够经受住这个变革的压力和考验，能够永远地保存他们的传统中的美好的特点！

第二章 迪马萨·卡查里的历史

操汉藏语系多种语言和方言的印度的蒙古人，似乎是在三千年前开始经由印度的东部和北部孔道来到印度的。赋予阿萨姆居民特殊气质的这种基本的蒙古成分，主要是博多部落的贡献。（S. K. 查特基，1959）据查特基教授研究，博多人曾一度在整个的北比哈尔·北孟加拉，东孟加拉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以及卡查尔山，加罗山和特里浦拉山延伸部组成过一个牢固的蒙古人集团。当地的奥斯特里克（Austriac）和达罗毗荼（Dravidian）成分很可能也被博多人吸收了。

在史诗“摩诃婆罗多”（其问世日期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十世纪中叶）中曾经有关于巴加达塔（Bhagadatta）的记载：这位强有力的国王率领着大批基拉塔人（Kirata）和西纳（Cina）大军，作为侨罗跋（Kauravas）的一个盟友参加了摩诃婆罗多

之战。基拉塔似是讲雅利安语的人所知晓的印度——蒙古人的名称。博多（巴拉）部落在语言上同那加人（Nagas）有联系；那加人从来都是保持着孤立状态，而博多人却广布在整个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北孟加拉和东孟加拉，在印度东部组成一个牢固的印度——蒙古人集团，即基拉塔；（查特基，1951年）。

在“普罗那”一书中曾有关于由归信印度教的博多人组成的古老的阿萨姆王朝的记载。这一王朝属于那拉卡苏拉（Narakasura）家族，巴加达塔是该家族的一个分支，并且，这一王朝似乎统治着阿萨姆直到公元十世纪中叶（查特基，1959年）。我们没有关于阿萨姆从《摩河婆罗多》时代到巴斯卡尔·哇曼时代（BhasKarVarman）（公元七世纪）中发生的事件的直接证据。据查特基（1959）研究，博多人以保存他们的语言而保持着他们部落的统一。他们的语言也在卡查尔的一些分散的小块地区（包括山地和平原），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北的丘蒂亚地区，阿萨姆西部地区以及孟加拉北部和东部地区传播；在这些地区，这些讲博多语的人被称之为拉巴人，梅奇人，拉杰班西人（Qajbansis），加罗人（限于加罗山区）和哈琼人，在特里普拉则被称为特里普拉人。

据恩德尔（Endle）（1911年，第4页）研究，我们所称之为卡查里人，而其自称为巴达（Bada）人或巴拉人的，是阿萨姆早期的支配种族。由他关于卡查里人的不朽著作（1911年）来看，恩德尔这里的巴达（巴拉）人意指博多种族。恩德尔把卡查里集团划分为两个主要的集团：

1) 北部集团，2) 南部集团。

两集团情况如下表。布拉马普特拉河可以粗略地作为分界线。

名 称	居 住 地 区
<p>一、北部集团：</p> <p>1. 巴拉人（卡查里人）</p> <p>2. 拉巴人（托拉塔 Tolata）</p> <p>3. 梅奇人（梅斯人 Mes）</p> <p>4. 迪马尔人</p> <p>5. 科奇人（Koch）</p> <p>6. 索拉尼米亚斯人（Solanimiyas）</p> <p>7. 马哈利亚斯人（Mahaliyas）福尔加利亚斯人（Phulgariyas）萨拉尼亚斯人（Sarariyas）</p>	<p>西部达兰（Darraang），卡查里杜阿斯（Kachari Duars）以及北坎鲁普。</p> <p>高尔帕拉。</p> <p>同上</p> <p>东北孟加拉。</p> <p>从加尔派古里（JalPaiguri）到西北达兰的北部地区。仅在曼加尔泰小区（Mangalai Sub-division）</p> <p>西达兰奇，全部为轻微归化印度教的卡查里人。</p>
<p>二、南部集团</p> <p>1. 迪马萨兰“大河人”</p> <p>2. 霍贾伊（Hojais）</p> <p>3. 拉隆人</p> <p>4. 加罗人</p> <p>5. 海琼人（Haijongs）</p> <p>6. 山地劳佩拉（特里普拉）人</p>	<p>北卡查里山地。</p> <p>同上以及瑙冈。</p> <p>西南瑙冈及毗邻地区。</p> <p>加罗山地及山麓</p> <p>在毗邻加罗山脉南坡的平原上。</p>

据艾伦（Allen）（1905年，第23页）研究，卡查里人，或依其自称巴拉（博多的音误）是属于一个庞大的博多部落，其原始居住地点是在长江和黄河上游之间的某处。他们是在连续的移民浪潮中逐渐遍布了大部分阿萨姆的。卡查里人从远古时代起到公元十九世纪中期曾经统治过阿萨姆的不同地区。他们传统地被称为基拉塔人〔纳思（Nath），1959年〕。北卡查尔山地的卡查里人通称迪马萨·卡查里人。

据1956年印度总统关于贱民阶层贱民部落名单修正令推知，迪马萨·卡查里是阿萨姆的一个贱民部落。

艾伦（1905年）曾就博多和迪马萨的分离提出以下理由，但是据他说在达兰的卡查里人中并没有发现这个故事的痕迹。故事是这样的：“很久以前，迪马萨曾与一个强大的部落交战并在鏖战中被打败。他们被迫弃地而走，但不久，一条宽阔而深邃的河流挡住了他们的退路。部落首领在绝望之中决心第二天再作一战。深夜，一位神出现在他面前并告诉他说，第二天早晨他的军队可以渡过河去，只要他们在有一只苍鹭站立的岸边下河，并且，在渡河时任何人也不许往后面看。这个梦应验了……他们看到了一只苍鹭站在岸边，首领和他很大一部分手下安全地渡过了河。其时，有一个人回过头去看他跟在后面的儿子在哪里，于是河水突然上涨，卷走了还留在河床上的人们，汹涌的河水也阻挡了其余的人渡河。迪马萨人就是顺利地抵达安全的彼岸的那一部分人。”

艾伦（1905年，第90页）曾声明，这一把博多和迪马萨分开的传奇般的解释，在高尔帕拉的卡查里人中并无地盘（高尔帕拉的卡查里人通称作梅奇人）。由此而来，一个部落自称为巴拉，另一个则自称迪马萨，虽然两者都使用博多源的语言。据艾伦（1903年第45页）称，梅奇部落同卡查里绝对地是同一部